



## 从“鲁花釉”到“花斑玛瑙釉”

博山宋代三彩瓷  
王秀洪供图

宋代玛瑙釉  
一千年后在博山复原

博山花釉源自宋代博山窑。多处博山古代窑址都出土过白瓷、乌金釉、三彩瓷残片。细心的朱一圭从更小更残缺的瓷片上发现了玛瑙釉。他笃定决心要一一复原这些历史名釉。后来，这些课题在朱一圭这里都得到了实现。但是，直到最近三年，朱一圭高温花釉艺术仍然属于陶上花釉阶段，虽然这种画面具有古旧醇厚的韵味，但烧成温度低，色彩还原不彻底，在一些更亮眼的陶瓷装饰艺术面前，还是朴拙感有余而现代感不足。而瓷上花釉，无疑给人以美不胜收之感。

瓷花釉，在淄博陶瓷发展中曾经展露过一次端倪。上世纪60年代，淄博硅酸盐研究所总工程师、知名陶瓷材料研究专家刘凯民先生，曾以钧瓷残片为对象，分析色釉成分和形成机制，在实验室研究成功兔毫、蓝钧瓷上花釉样本。由于历史局限，国家更多财力人力都压在日用陶瓷研究开发上，瓷花釉止步在实验室阶段。半个世纪过去，如今，臻于成熟的瓷花釉终于在博山新生代陶瓷艺术家手上诞生，朱一圭把这个新釉种命名为花斑玛瑙釉。

从屋漏痕、蜡泪堆到禅意表达

朱一圭对传承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

朱一圭历来倡导动手，以手眼的勤奋恪守工艺路线。传统花釉艺术，施釉的时候动一番脑筋，预设出某种程式的效果，烧成以后发现并没有出现，而有时候基于某种条件，一开窑门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无可复制，带给人的喜悦是不可言说的。到了晚年，朱一圭开始琢磨怎么叫花釉再上一个层次，再来一个突破，怎么达到宋代博山陶瓷的最高水平。

观察朱一圭的高温花釉作品，大多以高温条件下釉料自上而下的适度流动为主要美学追求，类似屋漏痕、蜡泪堆，后来朱一圭开始重视釉面的自然变化。

开始是在盘上，通过人工一层一层施釉，在平面上找到一种变化，让变化更丰富。后来是在器皿上寻求自然的变化，淡化人工，开始做减法，更多让材料说话，让窑炉说话，让火焰说话，在弧形纹理和线条的运动中追求禅的意境，把自然的成分进一步扩大。自然变化的禅意的东西越来越居于显著位置，主导一件作品的审美价值。

润生开始并不理解，觉得还是尽量钻研工艺流程，追求流程的复杂和完善，得到的作品才会尽如人意，后来，随着年龄增长、阅历丰富，发现许多东西真的可以简化，而且必须简化。艳君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，由原先的手眼在先到最后形成四分人意六分天工，通过窑炉和火焰，让它自然变化，形成独具特色的效果。他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，人与自然在花釉上的结合是最生动、典型的。

一个陶瓷艺术的重大嬗变将要在这个陶艺家族发生。

审美突破  
倒逼花斑玛瑙釉铿然出世

每一个出窑的早晨，一窑的东西都摆在那里，朱一圭召集大家开始点评，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讲述，一讲就讲一个上午。这些不断絮叨重复的东西，似乎在一朝之间成为润生、艳君这代人的不二法宝。

朱一圭的理念在润生、艳君身上慢慢得到了消化，年复一年的说道，他们只是听着、攒着，到了某个年纪，经历了某些事情，倏忽开窍，父辈的想法和思路何其正确。遗憾的是，朱一圭坐拥无限的艺术资源，偏偏不去做自我推介，干就是了，唯一的初心是把泥土烧成陶瓷。换钱糊口容易，但那不是陶瓷艺术存在的意义。

前后两代人，在陶瓷艺术的核心价值上找到了契合点——还是在高温花釉上寻找突破。从陶花釉到瓷花釉，经过了一个不长的过程，艳君在一些小型器物上实验，基本都能成功，却始终未能在大型器物上应用。在手拉坯大型器物上开拓，还是润生的大胆决断。

朱一圭逐渐放手让下一代

传承接班。润生告诉艳君，你就大胆弄吧！烧烂了就烧烂了，不要有任何顾忌。十几岁就从事施釉立粉的薛艳君沿着朱一圭毕生积累的独门秘诀，进行了不同的尝试，每每小有成功，觉得十分精彩，大大出乎预料，这极大唤起了他们突破的兴趣。

问题也跟着来了，想获得彩釉画面的奇异效果，必须增强釉料的流动性，增强釉料的流动性就得提高烧成温度，提高烧成温度受到当地陶土的局限和制约，不是出气泡就是出结晶，而回到过去的烧成温度是无论如何得不到瑰丽画面的。润生说，换材料，用南方瓷土混合当地材料，一定要把温度烧上去。

奇迹就这样出现了。烧制方法与原先没有任何区别，升温曲线也一致，但严格规定了烧成时间，依据工艺和材质的变化，烧成时间有所延长，不能低于9个小时，比常规烧成时间超长两三个小时。温度也大幅提高，花釉多而厚，没有一定时间融化不开，固体不流动，或流动不完全、不精准，效果就出不来。烧成温度提高、再提高，最后达到了充分瓷化的1300℃。景德镇瓷泥为主体，密度更大，瓷性更强，白度更高，增强了坯体材料的稳定性。瓷土吃温高，亮色程度大幅提高。釉色仍然沿用当地釉色，在新坯体上更容易表现釉色的饱和性、丰富性、过渡性，釉面光亮、平滑，器物完全成瓷。

他们集中精力两年时间完成了一百件花斑玛瑙釉精品，几乎融入了全部高温花釉的技巧，也得到了所有高温花釉的表现效果。这一百件大型手拉坯高温花釉，以圆柱形和圆形罐为基本外型，器型硕大，釉色极其丰富，已经完全脱离传统陶系花釉，成为一个全新的概念，正是朱一圭在几年前摹画过的“圆满系列”。

“三一”铁律升级版  
让瓷花釉大美倾城

瓷花釉成功了。回想过往，朱一圭时常念叨的东西一一再现。常年沉浸在陶瓷艺术氛围中，一个人被浸染是毫无觉察的。朱一圭是坚定的陶瓷艺术

论者，不追求量，这也形成了独有的经营模式，至今仍然如此，从来不按件组织生产，一件作品做一天也行，三天也行，啥时候做好啥时候算数，以产品和作品说话，不走流水线作业。如今，朱一圭的这些观点被润生他们准确理解和接受，觉得老父亲确实超前。

花斑玛瑙釉与以往最大的不同，是色彩肌理丰富，更加追求自然变化，人工的部分更淡化但更专业，自然的东西超过了一半，通过对火焰的控制让画面出现预想或想象不到的效果，表现更丰富、更现代、更抽象、更写意。用色更加大胆，彻底放开，不为窠臼所困。以前不敢用的颜色开始没有顾虑地使用，将三个色彩扩张到三大色系，没想到越大的器型，颜色越纯，亮度越显，层次越丰富，越具有超乎想象的表现力。越大胆，效果越惊人，这是过去使用当地陶泥料所做不到的。十几种颜色在一件作品上叠加，红，不再是单一的红，而是复合的过渡的多层次的红，其他颜色也是这样，极大丰富和拓展了花釉的表现力。过去他们不敢，朱一圭曾经给他们制定过一个“三一”铁律，一件器物上只能使用三种单一颜色，不能出现第四种，在三种颜色的转换中寻找好的呈现。现在，创新的大门洞开，是三个色系在一块共同表达，只要是一个色系、一个色调，不分冷暖强弱，都可以大胆使用。看上去一个主色调背后有无数种颜色托着它、支撑着它，丰富性超过任何以往，又没有花哨和混乱的感觉，原因就是没有跑出三个色系的控制。规矩中更多变化，变化中不逾规矩，看上去还更加舒服。上红色，上去就是五六种，深浅过渡不一。蓝，又是三四个蓝，深蓝中蓝浅蓝，搭配起来。既没有脱离朱一圭立下的“三一”规条，又大幅提高了艺术表现力。

匆匆与润生告别，他送给我一件“三才”瓷花釉盖碗存念，天、地、人各适其位，可沏茶品茗，可赏心悦目，我却以为大有深意。“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才而两之，故六。六者非它也，三才之道也。”（《周易·系辞》）“三才之道”到底还是会通之道、和合之道！

□ 刘培国

朱一圭先生是陶瓷艺术家、书画家，新中国美术陶瓷开创人之一，从1952年开始研究乌金黑陶立粉。1978年，朱一圭开始主持黑釉陶着色课题研究，耗数年心血，历尽艰辛，终大获成功，改写了我国数千年黑陶不能着彩的历史，将历来只“供贫贱者用”的黑陶，变成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，被冠以“鲁花釉”，鉴古开今地创立了朱一圭陶艺新风，让高温窑变彩釉壁画臻于成熟，成为一门独特的中国造型艺术品种而蜚声海内外。朱一圭也荣膺中国陶瓷艺术终身成就奖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朱一圭开创出的高温花釉艺术，在传承人朱润生、薛艳君手上实现了一次重要突破，标志着中国北方高温花釉艺术登上一个新的高度。

2021年11月7日，当我走进朱一圭的陶瓷艺术研究所，看见一件件硕大的花釉瓷器，不禁喜从中来，这一百件“圆满系列”花斑玛瑙釉大瓶，由朱一圭创意策划，在润生、艳君手上成型，完成了博山艺术陶瓷由陶花釉向瓷花釉的完美过渡，这是中国陶瓷史上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事件。